

集部

泊菴集卷十二

明 梁潛 撰

傳

一槎翁傳

一槎翁泰和人年方冠從事入臺府聲籍甚既而入禮部將命于四方負盛氣英偉動人選為給事中命方下以憂去自是沈滯低徊者三十餘年凡六考皆卑官最後為江都典史

尋復罷去皇上即位以高皇帝舊臣例加賚予俾退休于家然一槎鬚髮皓然老矣自以宦途飄泊之餘風波所激觸枯朽而摧濯生意盡矣而猶汎乎不知其何所止也因自號為一槎其生平政績有過人者一槎皆委擲棄去不肯自道於人因念一槎方壯時面如玉雪秀眉疎髯高材而俊略雄邁蓋一時使遭遇知己出其所長而用之其所至何如也今既頹暮猶時矍然有意時務性喜飲飲酣而歌聲如金玉諧嬉談謔機應不窮然一槎外若黠而中情實朴人每從其後

揶揄之一槎不知也嘗一至京師與飲之醉慨然曰吾之槎今休矣上崑崙而望河漢世無復知我者棲溝壑之恬流與㷟梗聚萍相依以少息吾之槎其止於斯矣乎乃歸買田負郭築室于故邱輕裘緩帶日與二三故舊徜徉徃還欣然以此終其身也一槎姓羅字仲矩因其老又謂之一槎翁云賛曰予聞河南歐陽叅政云羅君在江都為政濶畧無文而洞見隱滯學士儒生多所不喜然甚得民歐陽又數數問羅君今已老尚康强無

恙否其有意於一槎如此然吾觀一槎甚自適無一毫憝容孔子稱柳下惠不卑小官一槎其近之哉因為之傳

疾退子傳

疾退子泰和人也仕不顯於時又以盲廢故自號曰疾退子疾退子少時豪邁穎敏氣英英然蓋其五世祖復之宋神童也疾退子既負其地以自高又不肯阿合下於人故所交多一時名士其仕也雖卑官甚廉及廢而

歸也貧益甚又盡喪其妻子且老矣練裳草屨低徊蓬蒿之間廵除卓杖歌聲激乎霄漢然時遇事不平猶拊膺憤然人望見多引去避之獨所為歌詩人得之無不愛也自顧無所為於世乃推衍邵子先天數術以測人之貧富窮達壽夭亦陰以驗其人之賢不肖或得其似焉輒以自笑而喜口固不言也然疾退子尤數奇元亂時嘗與其母俱陷賊中疾退子被傷死道上氣方屬遇他盜憐之擣炭為屑以藥其瘡裂衣以蒙其首氣始蘇

血淋漓被面上又負其母四顧甚急忽遇賊帥憫之留止其旁舍與之賦詩飲之酒而勞苦之明日徑遣出城衆異之以其為孝感也疾退子平生所遭窘迫如此又窮獨終身此豈非命耶盖人情有不能堪者而疾退子視之泰然古所謂知命者其疾退子哉於乎世之耳目聰明享有百禄意無不得獨其中不能泰然如疾退子者抑獨何也疾退子姓鄧字學詩云

胡敬方傳

先生諱直字敬方其先本熊氏世為豐城人父達天仕元為福州路録事卒于官先生幼孤鞠於古田縣尹胡時中因姓胡氏徙為吉水人先生幼已頴悟稍長敏於記誦胡公愛之過如已子年弱冠益刻苦自厲鋭意於六經孔孟之書已而致力於濂洛周程之説窮隂陽之化以極夫性命之原探道徳之旨以明夫周孔之緒其立志廣大故其遊心也高明其用力未嘗少怠故其所造深遠所居鳳凰山西澗之上學者稱之曰西澗先生

嘗獨坐一室掩卷而思思而有得也輒援筆肆書頃刻數百言不止嘗語學者以為古之聖賢以其方寸之微應天下無窮之變著之於事業可以為萬世法後世豪傑之士弛張措置能中乎機會者特偶與之暗合耳求其所謂明體適用如古之人者未之有也因以謂今之學者欲從事於聖賢之事功當必先明乎聖賢之道而後可聞者莫不嘆服先生尤深於春秋之學每欲學者即王霸之盛衰明世道之升降而後求之聖人予奪之

旨其用意精詣絶出故其所見非尋常局於所聞者可擬也又曰不能明春秋大義于千載之上而欲折衷人事世變於千載之下者未必合於道也大抵不為徒學欲折衷行之者如此然先生為人雖簡易以接物而亦峻立以自守雖疾惡之心常勝而和易之氣益藹然也聞人之善其稱道奬勸若已有之至於人之過失未甞一出諸口不忤意於勢不矯情於物雖閭里童稚待之亦必以誠其為文詞善論議意所欲言輒浩博宏放而

必本之於道遠近知慕其文而獨不知其於義理之學尤深也凡從之學詩書春秋以决科者皆中進士高第獨先生屢貢輒黜或讀其文謂先生宜少貶其説以同於衆先生曰不然學之道必求其至使淺其説而可合吾寧不合之為愈也以便於養母求為鄉校弟子員既而其子槩以進士擢監察御史先生乃自鄉校貢于太學踰年始中應天府鄉試遠近聞者大喜以謂鄉貢士得先生誠愜公論也就壮京會試復以下第南還遂乞

告歸省先塋至家之明年得疾卒矣年若干聞者痛惜之其所著文有春秋提綱西澗藁鍾陵藁詩賦雜藁總若干卷先生之就會試也適予為考官既開榜皆駭然以失先生為問因亟取其卷讀之其文之壯浩浩乎如長江之洪流可驚愕也以偶脫經題一語於法不得取同考者執其文相視嘆息而止及予出試院一見先生先生撫手大笑因誦東坡送李廌之語曰可不牽羊載酒以謝玉川邪歡然不以毫髮介意士大夫由此益高

之不數日遂去予因餞之以詩時永樂十三年二月也嗟夫士之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自聖賢之教不明俗學之卑陋甚矣使其心少知内外輕重之分則必能反躬以求其大者固乃譾譾焉馳其志於文詞利禄之間蕩乎其莫之止也可勝嘆也哉方狂瀾既倒之餘有能卓然不隨波而靡者其亦庶幾乎古之篤行者矣而何可使之泯滅於後世而無聞耶吾故於先生之歿既痛惜之以為

不可復得因擇其平生學問之大端著之於篇使讀之者不獨知先生或因是有以感發其志意云

王伯貞傳

公諱泰字伯貞姓王氏吉之泰和人其先世盖多顯者獨公父祖數世不仕父子與元季授福建行省照磨改吉安路治中皆不受迨國朝初開端本堂召至以為說書既而授福建鹽運司副使以老疾乞還鄉里所居種竹滿亭學者尊師之因號為竹亭先生公自幼學易于

其家性極穎敏時安成劉雲章先生嘗從虞邵菴先生講明理學得濂洛圖書太極之藴公往受業焉時共學者數人先生獨稱公足以任重行遠久之公追省其季父於官所窮蒼梧三湘之勝泝大江歷三峽以縱覽夫岷峨之壯而其氣益浩然洪武十五年以聘至京師同時至者凡五百餘人太祖皇帝親御奉天門試之公所對為第一既而與論太極公之說尤稱上意授試僉事出按廣東雷州既至問利病於民言特呂塘之水灌東

洋田萬頃乃寇準所開故渠也不可廢不旋踵公去而渠復民大使之改工部主事丁外艱去官以起復後期謫居安慶者十年復用薦起知瓊州公是時年幾六十矣精練之才博達之識隱然蓄之益深而其温厚和易之氣藹如也先是崖州黎民報讐殺人而府衛以反聞且張大其事冀用兵得漁取於其中遂發衛所之兵往勦之一方汹然會公至廉其實以身任之卒捕讐殺者數人以復于朝兵卒不發而崖之民賴以無事瓊之野

其田歲常三穫以賦于軍然軍中收不時受侵民乏而歛急則因之以要利焉公為立期以三輸之其弊遂絶歲甲申獲大旱公禱之大雨既而聞城南十五里外至精瀾浦尚不雨公又禱之詰旦適往精瀾浦視畚舶雨亦隨至民為之鼓舞曰太守雨數年其政大行獄訟止息舊嘗為奸利病民者皆屏迹不敢出有欲陰侵公之短而挾持之者久之無所得卒亦化服為良民田野日闢流民相率來歸者萬三千餘口郡既無事遂新學校

課諸生一意於教化蓋在郡中十五年而以病及往來道路之日半也然環瓊數千里内凡三州十三邑其民無問識與不識皆愛公如父母其以内艱去也號泣而送者十餘里不絕是時廣之東語賢守公為最焉服闋改知肇慶府未行而疾作卒于北京萬寶坊時年蓋七十五矣公平生尤孝友其季父無子公事之如父事其繼母尤篤其學無所不通為文高邁有古意其於性命道德之理則得之於師承之間蓋深矣予與公同里且

有世好自公之守瓊適予為令肇慶連易三縣聞其行事尤詳及予為史官于翰林公之子直亦以科第入為同官故其沒也予既哭之以辭因又取直所為公行狀叅次所聞者為之傳云贊曰予往年數見公飯啖異於常人志氣偉然亦何其壯哉而今羸然身不能勝衣舉觴微噍輒止豈既老而衰者如是耶然予竊觀公形雖憊其神益精明至死不少變則其所養之厚自有不隨氣而耗者矣然予又聞公在蜀時往來青神峨眉之間

遇異人授書頗玄秘果然則公之所自得固有異於常人者乎予不能盡知之姑述其為政之槩以俟異時太史氏著循吏者采焉

錢可大傳

可大名瑛姓錢氏本吴越王鏐之後歷廬陵刺史匪再世曰和自廬陵徙吉水又四世曰程程之子誠可皆以科第有聲而可大之祖本和號梧岡先生者尤篤行之士也可大生十八月而孤稍長性頴敏年十三以書經

中臨江路賞試既又中撫州路賞試然是時元祚日非紅巾盜起所在皆爭為雄長自至正丁酉五六年士大夫顛頓甚矣可大奉其祖及其母崎嶇以避之走廬陵之富田遷泰和之梅岡既又走其邑之大洲尋又奔走雷州最後廬陵之李坑李抗路極險盜又追及之梧岡被鎗不死縛之以行可大聞即冒白刃奔訴乞以身代盜并縶之可大訴不已梧岡亦哀訴其無子唯此一孫耳兩人因爭相代死情亦悲慘賊憐其意遂兩釋之可

大方脫時其母尋亦被執而可大妻張氏翳伏叢薄中窺見賊已執其姑即自出迎謂賊曰我姑老矣請釋姑而縛我賊熟視良久即解縛其姑縛張氏張氏既就縛擲所攜袖中雙鞋與其姑訣曰婦無用此矣且行且睨其姑稍遠即罵賊不復肯行遂死之變故倉卒之頃而一時憤然求死以全生者若素約然何其可悲也迨國朝兵定有司以可大之賢凡三薦之皆以親老辭親既没終身為之悲痛梧岡故所築樓可大每一登之輒

流涕因名之曰思樓其孝行篤至世盖少見也然其為人頗豪健慨然以氣自負鄉有劇寇嘗殺人有司憚不敢捕以屬可大可大立捕殺之年若干卒于家一子曰遂志今以科第得官為山東按察僉事云賛曰吾嘗過錢氏所居其地今所謂錢塘者愛其山水清曠因登高而望焉其南數十里外峻峰躍起視衆山特髙云其址即宋丞相文信公故居也諸老人言丞相往事與史傳所記殊異因言可大之避亂也居其山下最久其被執

也亦幾不免余既壯其山川又聞可大事思見其人而不可得也因為之傳云

徐孟昭傳

公諱旭字孟昭姓徐氏饒之樂平人其先南昌人也居樂平者十七世世以儒為業公幼穎悟稍長從其鄉先生蔡仲淵授春秋為文辭已超詣拔出見者皆奇之年三十一登洪武乙丑科進士第行浙江道監察御史入為禮科庶吉士日記事侍上左右上方屬意天下進士

每朝羣臣退獨進士留被顧問上未退不得退也一日上呼公至前將有所任使而公奏對弗克稱旨上以其迂也命分教于涿州之房山復教諭鳳陽皆以憂去服闋擢安王府紀善用薦者陞為知州入史館上書論天下事多不能合公益落落自殊無所顧惜遂自史館出為考功員外郎及今上即位遷郎中預修高皇帝實錄明年拜朝列大夫國子祭酒又明年罷為翰林修撰以卒公在高帝時素以篤學見稱數言事切中當時高帝

嘉納之然欲老其才故抑之久而未有以用之也及在
考功拒請托抑僥倖是是非非毫髮無所遁其情而尤
以謂天下之治與教在守令與教官守令教官弗稱其
任者尤精覈之無少貸衆望風諠騰公持之益堅及在
太學亦如在考功時然公純謹君子也雖盛威嚴而中
情簡質好惡出乎其至誠至於卓卓自守激之而不動
挫之而不撓人未有過之者也居太學僅一年諸生凛
凛謹自修飾而其僚屬之不便者已譁然議之矣憚之

者方側目於下忌之者又肯沮之於其私至相與揶揄其所為公以此竟罷改雲南叅議君子莫不惜之及陛見上察其無他特命除翰林修撰俾預修永樂大典為副總裁方向用之而公卒矣時年五十二上聞之悼惜敕賜棺以斂遣禮部主事端禮諭祭焉公葢終身坦夷不事表暴而其嫉惡剛勁人有所不堪者世以此高之而亦以此齟齬者衆也其為學明於義利之辨為文約而明喜薦士所薦最多且賢屢考試科舉其得士最盛

而尤孝于其親自鳳陽考試河南時入朝告歸省其母疾方亟公聞倍道疾趨至家母疾忽為之愈數日竟卒人以為孝感所致云贊曰考功與大司成皆國家要職非得才賢譽望之士以居之誠不可也然而信道明義篤行如公者往往猶難之豈天下豪傑羣居之地是非好惡所聚非素有驅駕籠策之才者終不足以騁耶自公在大學與考功人情固多不附也及其歿已久相與稱賢考功與賢司成者必曰公事須久而後定亦理之

常然無足怪者獨念聖上於賢士大夫保全覆護如公者盖有無窮之恩焉予素知公恐其久而失之也因取其行事而論次之

義馬傳

義馬者應承完所乘馬也馬頗俊逸左右持羈者數人僅足抑之非其主輒弗得乘然自歸承完頗馴承完由胄監生舉進士第為吉安泰和縣令泰和號難治承完至摘罰羣奸不少恕于是摇毒以肆虐者一旦斂迹民

賴以息郡之胥徒來要利于民者往往垂橐去不敢出一言然承完質直材能不及中庸口吃吃每遇事未言而氣已盛民益喜之郡益惡其所為累搆陷之承完積不能平輒舉郡之不律事十數往訴于朝或者曰子訥彼皆巨蠹且狡宜少忍之弗聽後竟弗能悉白遂死焉郡聞之即收市其馬以官價償之馬且行闖門數四即返執策者盛怒笞之馬輒人立良久馬垂雙淚如水終不可動邑丞躬造馬所諭馬使且往馬蹭蹬強出門去

累累然衆皆扼腕焉馬亦無復舊態矣曁至郡隔河五里許徘徊顧来時路酸然嘶不已遂不復渡死於水濵牽馬者舁死馬以歸君子曰馬来歸承完時固有主矣迺獨不負承完固知人不忘報也哉承完在邑僅半載許豢養之恩能幾何焉馬不肯背主歸雖以死世謂馬比德君子豈不良然

泊菴集卷十二

泊菴集卷十三

明 梁潛 撰

贊 祭文 墓誌

商山四皓贊 并序

右商山四老人坐松石閒碁方罷欠伸俯仰若倦而欲休者其後二小童若為具茗飲之狀筆意殊不俗然不知畫者何人要知非汎然作者可到也四人者在秦漢之際深自晦匿其於出

處進退凜然有不可致之節雖以漢高之雄才大略猶嘗自以不得招致此四人為歉其介如此也故卒能折其當時溺愛之情挽不可回之勢使之潛消默化不動聲色而天下之大本已晏然安矣於乎此豈徒以口舌强聒於一時者能之哉士欲有為於天下而平時不能自高其節亦何足以動人也然竊恠當時有以致之矣而獨不能進之於師臣之位以為朝廷重豈其高世之志又非子房輩所能羈絆而寵絡之耶翰林待詔李君遜得此頗愛之以求予題因為

論著其大略而贊之曰相古至人不大聲色四公傲然

功在邦國我觀四公游龍翔鳳超然高舉身隱名重雲

松倚天商山峩峩四公在焉永世弗磨

春牧圖贊并序

右春牧圖元趙文敏公所畫者馬凡三十有九其為態

各異又各臻其妙平原沃衍豐草芊茂玄黃聚散離然

如雲霞之卷舒而其騰驤超越雄駿豪騁之狀駓駓然

駪駪然如在內廐而釋抑羈如脫校於天伏如歸放乎

華山之陽者亦何奇也信非文敏公豪墨之精他人不能至此方聖主御極萬方無虞紫燕白義來于遐徼絶域者不可以數計而今太僕卿晉城楊公寔典馬政於一時得此圖因寶愛之吾知公進而縱觀夫神駿之羣退而玩此圖交相臻美不亦快乎哉然則馬之收蓄有不遂其育者公固不能已於懷也贊曰房星降兮孕至靈紛容容兮灦郊坰雜驪黄兮何駉駉鬛振風兮尾流星蹄飛雹兮獵迅霆或昂竦兮矯長鳴或徘徊兮勢欲

騰或怒躍兮氣塡膺目鏡懸兮晶熒熒聳顧盼兮態横生倏千里兮無留行毫墨弊兮神愈精閶闔開兮黄道平服容與兮駕雲軿力且馴兮爾良能噫駕駘兮誰其稱偉異翼翼兮太僕卿寶兹圖兮弗急輕謹乃收兮永有成

氷雪軒贊并序

右春坊諭德兼翰林侍講金公幼孜以扈從来北京之明年治其軒以居而名之曰氷雪軒軒甚小而四壁皆

白公樂焉既而自雪中見西山居庸之雄高拔出而壯之命圖之于其軒之壁間公于是入處乎軒中如在乎氷崖雪谷之下至于長松古木紛披欹折之狀飛泉垂瀑淙瀉而怒激澗溪林壑開合而無窮者皆不出于其軒可坐而得之于圖故其軒非有高深靡麗之觀而所以擅夫幽逸之勝者已超然乎塵埃之表矣公由是甚愛之凡退自玉堂之署即居于此軒以思報夫上之恩遇而或賓客之來相與講說徘徊于暇日徵道德于前

修而述其盛美考典謨于往牒而發其要妙因以形諸
頌歌見于鋪張揚厲之際者亦皆在此也然則公之所
以名軒而愛賞之至者豈徒然而已哉然或者以謂皎
皎者易汙公于此豈所謂皎皎者非耶公笑曰吾固假
之焉耳夫氷雪雖至美而世莫為寳者以其為物能融
液于倏忽而莫之寳于世也故假之以名軒殆致意于
無所用之物也世將誚予之不知則有之矣尚何汙之
招哉於乎公之言如此其幾於道矣辭曰天地之氣極

寒而凝雨之凝而為雪水之堅而成氷本至隂之假質熾璀璨而光晶惟舉世之莫寳庶斯軒之得名既皎煥而光昭亦虛白而高明顧靈臺王府之湛妙誠無異夫一榻之潔清也夫物不受汙本乎其質雖投之于埃墨亦皓乎其自潔卓哉斯軒豈竒寳之娱玩彼衆棄其樂超如惜哉眛者蔵珠懐玉如髮之垢而漆斯沐視于斯軒可以一恧

胡學士畫像賛

其外之和其中則剛其本之舒其容則莊窮六經之微言資濂洛之梯航既逺探其本始遂大肆而汪洋掌帝之制雲漢天章恩遇隆洽詞林輝光摶扶摇於青𡨋載華轂乎周行蓋董仲舒之正學陸敬輿之讜論楊公權之清操曠千載而與之方也

胡廌使畫像賛

其姿秀發粲然如紅蕖之出清淵其氣英偉隱然如豪曹之倚秋天其學而進也如傾三峽而沛若其仕而達

也如馳康莊之坦然蒼桐以西崆峒挿天蔚綿亙其煌煌駕四牡其翩翩盖將厲秋霜之節以肅夫瘴海之烟使功成名立夫然後遲子于都門相與而周旋也

陳鈇畫像賛 其居在金華芙蓉山下

登高邱而望廣海吾不知其中之曠也采黄花而挹清露吾不知其情之放也哦三閭之橘頌懷九老之香山邈金華其遼絶欝芙蓉之嶢屼於乎盖聞其人而得其真吾為之慨乎永嘆也

止齋先生畫像贊

此予舅氏止齋陳先生畫像也自予去家而来京師不見者四年先生之子公餘以溧陽訓導考滿因攜此以来遂得拜覿其容似而慨想其卲謦之趣焉為之贊曰

粹乎其容翼乎其儀其中泰然其外似之澄江之南柳溪之涘抱遺經而遐放矯世態以知止鴻飛冥冥白雲孤起尚安得從朗陵令謁太邱公于高陽之里耶

袁院判畫像贊

譪乎其氣之温綽乎其容之舒雖簡易以諧世亦禮義之同趨窺軒岐之秘究盧扁之書秉景運以龍附效忠藎而不渝藥畦春霽花徑雨餘妙生意以同物樂神情之灑如此畫者所未能知而公之髙致方與古而為徒也

蔣院判畫像贊

斯人也吾嘗見其采靈芝之三秀撫長松而孤咏聽天籟之稀微發雲霞之髙興蓋曠乎其無營而坦乎其不

競也及其遭遇明時上承恩命發陳編于金匱得衛生之寶鑑其所以保㐭躬臻太和者夫何異乎古之醫師而其心之誠行之篤則又本乎其學之靜也於乎所寄之甚重所任之匪輕而豈獨侈其能於杏林橘井者之比哉

趙長史畫像贊并序

此長史趙公季通像也公有文學嘗自教官為吉之永豐令入秘閣除國子博士擢司業遷北京國子司業既

而以薦行特授今趙府長史其平生政教之善盖覿其像若將得之焉贊曰泊乎無營介乎自持坦乎不競抑抑乎其有儀副教太學弼亮王宫其教之是若其言之也從豈其感之以誠而尊之以躬盖觀之於斯庶幾乎有德者之容

翰林庶吉士陳孟潔贊并序

於乎吾友孟潔負英偉宏達之資浩乎自放雖擢高科入秘閣人皆以為榮而孟潔意若未嘗一日適者惟沉

酣陶然若將委其身而不知有物者豈故欲絶世離紛以抗意乎物表抑和光合汙以泯情於塵垢耶夫以孟潔之高材潤畧遭逢盛時足以取顯榮自樹立豈誠跅弛嗜味而逃焉者哉孟潔方壯時好擇交天下士所過郡邑即人人知孟潔所舍而休也扣門而問者屨相接嘗同遊乎西山南浦之間孟潔放舟中流引滿豪酌自夜達旦吾從旁視其貌津津然别去十年孟潔來京師其容已槁然手挺杯簌簌顫不能自持猶若飲不已觀

其所與友則惟其意之所欲者矣吾固憂其將憊也屢止之孟潔漫不惜也又踰年孟潔歿矣於乎世之不飲者豈必不死然凡人之嗜好有溺也必有害焉溺之深者將不勝其害也孟潔獨溺于飲耳而竟以是喪其身悲夫孟潔孝于親厚于宗族篤于朋友之義人之有急不啻如在己以其所能發于詩歌文辭翰墨今皆在也而孟潔不可見矣為之贊曰世之溺者聲色貨利沉酣昏墊卒以自斃君肯于飲非聲利比而君之亡竟亦以

此伯倫巨源豈各有意君負材豪脫畧軒輊何能自局以久斯世有生則死何有同異泯焉逝矣千古一軌泰山為杯酌以江水與君傾倒君不可起我之懷思曷云其已

龍贊

方其排風雲鼓雷霆霖雨天下之人皆知龍之為靈至其屏迹百仞之潭使蛟鱷斂其威鰍鱔藏其迹人固莫測其神於滄溟也於乎使龍而可狎可馴可測知其神

則將與尋常之獸等而為頑冥矣龍豈靈乎哉

楊處士贊

其貌之温温其行之循循不離世以絶俗乃含和而抱真湖山之區霅水之濱濯清風而蔭喬木采紫芝以望白雲其亦欲入虎溪之社赴東老之約而超然乎無功鄉之民也耶

祭槊兒文

爾生之明年丙子吾以鄉貢而之京又明年吾舍爾之

蜀戊寅吾歸自蜀爾祖攜爾候里門外趨拜道左爾祖

躍然喜未幾吾又舍爾而往爾時漸有知矣聞爾父往

且泣且止而莫知所由也吾以舉者還京師授四會令

攜爾母與爾兄偕来至章貢舟師不嚴幾危而幸活蒞

四會六月以舊令復職調陽江七月抵陽江客土始至

舉目無可親者炎風瘴霧侵人肌骨疾而死者相繼未

幾爾母病爾兄病僮奴皆瘁然獨爾質冲氣揚神暢貌

澤吾心且喜且懼豈意母兄僮奴病皆愈矣獨爾竟殞

其身於乎痛哉彼造物者既生爾矣胡奪汝如此之速耶誠爾父行負神明降之罰固如是之毒耶爾父為令罔敢有毫髮私取與祿俸之餘期以奉親也輕暖之服不至於身華美之食不至於口爾為邑令子無異乎圭蓽蓬桑之家也攜提之恩疎於往日戒約之嚴加于此時爾父誠有負於神明耶抑汝之命也抑爾父之命也彼蒼蒼者何為其然也於乎痛也吾來也汝與俱吾還也汝已死爾祖與爾祖母尚未聞爾之訃也使其聞之

痛于肝腸者何如也承家亢宗端有望於爾也今其已矣今其已矣割不可忍之慈葬爾于廨宇之右爾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尚安焉無怖無懼

女鑾墓誌

女鑾生永樂乙酉十二月十六日辰時明年丙戌十月五日辰時以暴内傷得風疾死焉其生及殁皆在京師崇禮坊鑾慧婉能笑語最鍾愛于父母於乎使其無生予不為之戚既有生矣而又夭折焉則予之情有不能

已也葬于都城外鳳凰臺之下其父翰林修撰梁潛為誌其壙云

泊菴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泊菴集卷十四

明　梁潛　撰

銘

素菴銘

翰林侍講兼左春坊左中允鄒君仲熙名其所居之室曰素菴今翰林學士胡公記之矣君謂曰相與至其菴之勤者無過予宜銘之蓋予與君處者十五年矣其能知君宜無有過於予者

君所居廣不盈丈軒楹戸牖之通非有雕刻藻繪之飾也盤盂牀几器用之設非有瑰竒靡麗之製也朝夕飲食酒漿脯脩之供又非有牛羊膳羞之冨山藏海出之珍也然而羅列庋致充牣乎其中𢶍繹披玩而不以厭者皆六經諸子百籍之書以及秦漢以來九州四海金石所刻之文怡然以自得傲然以相忘日之夕而尤忘倦者又皆一時賢人志士與之相往來講而求之之際不資之義理之精微則擇之文字之奥雅不考之是非之得失則辨乎問學之純疵至

其坦徑簡直渾朴無文有觸於己即發諸口非有回曲隱避之嫌而人不以為病者盖亦其任情之真而莫逆于心之深者有以為之也君為人質素如此而所居又不為華飾此其菴之所以名也而非予其孰能知之也哉君始自南康星子縣學教官入教太學自太學擢翰林侍講尋又兼侍青宮十五六年之間榮名寵祿之至而常泊然以自安澹然而自足視其在太學如在南康時其居從臣如在太學時始終一致未甞少變然則所

謂素位而行不以富貴貧賤而動者君其庶幾乎哉宜乎其居之陋而其心有以自適也君平生尤力于學公退之暇手不停披日抄書嘗萬言其學既宏矣故其文有得於古作者之意尤深乃述其所以名菴之意為銘其菴曰太羹不和大圭不琢破觚斲璞古道斯遠相古至人含和内暢發為至文輝照萬象我視斯菴渾朴不文素琴無弦玄酒在尊以悅我躬以燕諸友文在茲乎銘之不朽

崇德堂銘并序

淦有隱君子曰章厥諱其為人清修自守不汨于流俗而好學篤志進于道者不倦翰林學士解公過而愛之為名其堂曰崇德復書二大字俾揭之楣間使朝夕觀覽以自警庶幾見其德之崇也予為銘曰惟道之修曰惟崇德日進于高曰一簣是覆堂之孔幽潭潭渠渠豐州在阼階佳卉紛敷君子之樂敬兹明訓惟永永是若

敏求齋銘并序

夫古人之學固有以𣪠得之者然能敏以求之亦古之人之所難也生乎今之世學今之學而不知以古之道自勉望其為古人之歸鮮矣古筠王子堅學於古而能敏者于是進士潛彦鵬為題其齋曰敏求彦鵬又屬予為之銘曰聖賢之學義理精微惟敏求之乃得其幾動静之際冲漠無朕其迹孔昭其幾至隱欲心滋熾道心滋微雷奮霆决審其要歸弗牽于欲弗尼于私勇往弗怠敬哉在兹

玩易齋銘為蕭棐題

有翼者齋亦孔之幽林木翳如春泉始流有翼者齋佳卉環殖彼玩易君子于焉以息左圖右書簡帙紛披未畫之前其幾莫窺曰誠無為曰靜無欲天地之心庶乎可復山川春涵雨露時施淵默雷奮孰測其幾魚躍于淵鳴鶴在天既會厥理相忘於言素琴無絃尊則有酒薄言酌之以介眉壽

柳溪梁氏鍾銘并序

潛以淺陋之才遭逢聖主竊官禁林兼侍青宮雖寵榮之已至曾愧懼之敢忘家有老母一弟混又典教外郡闔門食指之既繁仰事俯育之未遂於是念君親之恩厚而報稱之未遑也凜乎其不能已而子弟輩猶或恃其不可恃之身而恬不知戒可乎哉因鑄小鐘以警昕夕而系之銘曰惟惰與傲予匪攸聞惟恭惟敬乃裕厥身勿二其心師于仁人克念厥訓永保有家

蕭氏鐘銘有序

泰和城西柳溪之上為里人蕭玄輔之所居玄輔改築其廬宏壯而高明乃冶鐵為鍾于家以祀于神明以警于昏暮而謂鍾者八音之宗衆樂之祖可以和神人而格上下乃謁予為之銘且使後世子孫知作之所由始也玄輔為人和易而恭敬事其祖母與母甚謹兄弟五人相友愛尤篤過其閭入于其家孝愛之聲相接也于是為之銘曰有嚴渠渠有翼其楹有銑在懸喤喤厥聲衆律之準八音是則一考一擊百神來格鏗鍧震揚聲

聞于天何幽不即何隱不宣惟善之積氣乃至和氣感聲應降祥孔多敬之弗怠延于孫子粤千百祀無有窮已

泊菴集卷十四

泊菴集卷十五

明 梁潛 撰

說

康惟中字說

龍泉康君秉恒惟中其字也其友胄監生李士志以其字求予說發其義余以為恒之云者常也中又常理之所在焉夫過與不及俱失中則失其理之常失其理之常則凡事倒行而逆施

皆不可知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别長幼之序以至于萬事萬物之委曲微細非學問不足以致其知非誠敬不足以篤其行此惟中所當勉也所當知之者也唐虞三代之盛君臣世守之而不失故其治與教有不可及者周之衰孔子之徒守之而其教猶未墜也及夫黄老之學行異端之說興而民之耳目始有所溺矣方其未溺而導之也易為功及其既溺而救之雖百倍其功亦難矣自孔子殁千五百年至宋始得二三大儒區區講說其道既煥然矣然欲

推而措之於治與教終有所不能者以其溺之久惑之固故也於乎此君子之責學者可不知所以盡其心哉文詞利祿之茍且權謀術數之縱橫是非詭誕之捭闔理之失其常行之失其中病乎民而害乎道有不可勝言者矣惟中篤厚靜深有美質好聞君子之道則於是固不可不察也因士志之請故備言夫恒之理中之道非徒以告惟中又因以慨夫世之教且治者也

鍾九成字說

遂江鍾韶九成其字也其友太學生李君仕志以其字求余發其說於乎韶之九成此舜之所以盛也舜之德格于天地貫乎幽明延及于昆虫草木充周彌滿暢達而無間故其發之於聲而為樂也搏拊考擊此感彼應凡有形之類鼓舞踴躍各臻其極莊周所謂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者莊子好非詆聖人而稱韶樂如此此其所以盡善盡美也相去千餘年孔子在齊聞之猶為之忘味則在當時濟濟德讓者當何如

哉惜乎其世之愈遠制作之不復可知生乎百世之下者徒想像其萬一焉耳然則吾何以復九成也余聞九成恬漠安静無所求於時故亦無所累於心故常自得也九成推其自得者充之於身行之于家以接乎鄉黨州閭忠信慈良之發藹然如春和氣涵育暢達流行充滿無不自得其為吾一身之樂何以尚哉程伯子見小兒徐行恭謹曰韶樂作矣推此而言樂之本可知也九成即是而求于其身得夫韶之功用焉將見芝草産于

岩谷祥雲被于其庭與夫九變而致物者無以異也尚以予言測之

璜溪釣者說

孟璜之所居有溪泠然而清人以其孟璜所居也故謂之璜溪而孟璜亦自愛其溪之勝也因號曰璜溪釣者孟璜温厚而文信慎而敏以所學授徒于其鄉鄉之人無與之忤者又安于貧不茍慕乎外此溪之所以得名而託於釣者則其志之所在也或者謂孟璜曰子方壯

年誦詩書服古訓以明乎仁義之歸將必求聖賢之道而寓意于深遠玩物理之微而潛心乎高明誠有得焉則推之以行於時庶幾乎其志之得也比而不務乃屏絕世事以擅夫山林之勝撫松篁於岩壑而觀魚鳥之浮沉放身於閒逸以自託于耕釣之間此太平盛時仕而倦歸者所以逸其老任其情以恬于退者之事也而豈子之所宜為哉孟瓚慨然嘆曰凡子之所言皆予心所欲夫舍富貴之樂而即乎貧賤昧行巳之方而志于

退藏此豈人之情哉顧以為得于已者誠有命焉則安于此者亦以俟乎命耳知其有命而不能安之此躁戾而貪冒者所以可嫉而可憎也而子將為我願之耶或者聞而喜曰君子哉孟瓆也非所謂居易以俟命者耶世有鄭公之谷召公之墩嚴陵之瀨皆以其人而見重于無窮吾知瓆溪之上清風悠然而可尚者不在于孟瓆者哉余聞之為著其說以貽孟瓆孟瓆姓劉氏其居去余所居尚數十里鄉先生王伯洪其婦翁也先生于

余有通家之好潛心篤學然不及仕又早喪而無子有婿如孟璜又不及見焉

曾與賢字說

與賢名啟與賢其字也其名其字安在哉蓋取啓賢能敬承之謂也一日徵予為說以自勵予與與賢同遊于邑庠有文字好又累世通家其七世祖通判忠愍公其配鍾氏實吾七世祖國子學錄公婿也方有宋盛時兩家衣冠鼎鼎聲華至今在人耳目忠愍之死直義勁氣

踔厲後偉自足以表暴百世激餘波而振頹俗與曾鷗江蕭清節高風大節相上下歲時俎於鄉校貌似儼然不可褻雖樵童牧子武夫悍卒聞其事猶毛髮森然寒竪況在後嗣子孫獨可不日淬月礪思趾美前聞人以無忝其績而紹基其家乎況與賢手資秀朗如渾金璞玉一旦追而出之治而煅之琢之以為珩玦瑚璉範之以為豪曹湛盧剸犀兕而極天下之利薦郊廟而致神明之歆追他時之利器而今日之奇寶何其美哉無愧

於古人斯無愧于忠慤無愧于忠慤斯無負于鄉校矣尚庶乎正志以昌其氣博取以宏其中慎其所尚無自褻以隨無止以不迪則續前人之耿光其名與實俱茂矣是為說

泊菴集卷十五

泊菴集卷十六

明 梁潛 撰

題跋

題金諭德扈從北征詩

永樂八年春皇上以北邊騷擾不靖親御六師度朔漠萬里之外直抵乎窮髮大轟所指神武威靈赫然有以震動乎邊陲而其時以文詞之臣預在扈從者凡三人

右春坊諭德金公幼孜其一也幼孜平生惟從事筆墨

工記注一旦身屬槖鞬載後車於旗旄鉶戟軍容之盛

簫歌鐃吹之雜還軌𩨛獻馘之紛紜皆得以盡覽之其

亦壯矣哉宜其隨所至輒形之咏歌而凡山川風土之

異觸目動心情之所感有不能已者亦皆有見於是也

揔若干首間以示余讀之其雄篇傑作宏美盛大之音

洋洋乎飄飄乎所謂揚厲無前之偉績者其在于斯耶

昔商之伐鬼方討昆吾周之平玁狁城朔方當時人皆

見之頌歌後世得以協之金石而奏之清廟明堂之上至于今有不可泯者㓜孜是作亦豈徒然哉百世之下有欲諧登歌而協之金石者其有徵於斯乎

題羅氏先德記後

右廬陵新安羅西樵先生伯崇所録先世銘文一帙其子適均因泰和王君樵雪求予文識其後盖羅氏之先有曰融齋先生士友者宋丞相信國文公之執友也丞相嘗誌其墓而稱其忠信篤行其夫人蕭氏之殁志其

墓者又丞相也融齋子存軒寶佑丙辰實與丞相同貢慶元巳未與丞相仲氏為同年故融齋先生有母百歲丞相嘗奉幣載酒拜之堂上而存軒之殁丞相仲氏哭之以文一時交友之間不惟情好之深厚而文章翰墨尊賢敬老之禮亦傾竭備至世未嘗有而亦足以見羅氏之盛也於乎丞相之忠節與霄壤並立其平生所與多天下名士况其交友之尤厚者不言可知矣融齋之曾孫求師仕元為臨江録事棄官歸終身不仕其行尤

高銘其墓曰圭齋歐陽公與為同年者也西樵則融齋之六世孫與其從兄遁菴芳洲皆博學能文讀其文可知其行遁菴在元為泉州路儒學教授西樵為令楚王府訓導惟芳洲不仕而皆歿矣樵雪羅氏之女夫也羅氏所以盛樵雪多能道之云

題繼志堂詩文後

夫自古幽節之士梗介而特立雖湮鬱廢棄之餘其胷中所蓄要不可奪也嘗讀宋史忠義傳及安公所為楊

氏忠節祠堂記知宋之所以亡而楊忠襄公諸賢之死其勁氣直義直足與日月争光何其盛哉使其始終得位以行其志宋不亡矣於乎悲夫忠襄之十二世孫汝濟以善書預選編纂秘閣文籍暇日持示鄉先生周君公明所為其尊府仲偉繼美堂記及文一卷予讀之知楊氏之有人而忠襄之聲光氣烈未泯也汝濟沉静而知學尚其勉之

跋主一齋詩文後

右臨川汪秉文主一齋詩文揔若干首予讀之有以知秉文之能學也夫主一所以敬也敬者德之聚秉文養其心治其身施之以接物應事皆由此德之推則不徒名其齋矣此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而程子之所以教人主敬者皆在此也周子之主靜張子之示人以禮其說不同其旨未嘗有異秉文其勉焉必有得于是而後可也

跋蕭氏族譜後

右蕭氏慶源録一帙前鄉貢進士蕭雲龍之所撰次也蕭氏自梁國子祭酒子雲十六世至宋縣丞某始遷于泰和距今又十二世闔門殆數千指每歲時會合諸父皆鬚髮皓偉衣冠襜肅望之者不敢有慢心而一時子弟侍側又魁梧奇傑負邁往之氣殆不可狎視可謂盛哉其孫棻來京師以屬予題予既見其諸父子弟之盛今又觀其譜故為之題

書王修本遺墨後

右臨川王修本先生所書李斯上秦皇帝逐客論一通

先生没其子英謁予文記之曰此先人手澤也先生苟

辱貺馬惠莫大馬夫文章學者一事耳然為之也未易

其立言也有法而用意之妙又在乎法之外也斯於此

書含意屬辭引物託喻誠有未易及者先生因其節目

分畫而疏著其旁探其緒以暢其指蓋燦然明甚亦豈

以其言之有法也哉亦味乎其言於法之外也夫古之

善言者無徃非法而其所以言則非法之可盡故自唐

虞以来言者人人殊論禮不類易易不類書周孔之語不必類臯夔孟軻之言不必類孔子至於遷固而下皆然其意趣之精深思慮之隱顯或邇而遠或疎而密觀者徒觀其妙如武夫用干將抑揚肱轉横斜排擻千萬變不窮也果可以法求之乎所謂大匠不能使人巧者亦若是也然則先生於是書雖有意古人立言之法而其用心不專在是可知焉吁先生於斯之言且爾况聖賢之微言也哉其必有所獨得而未可知也英令為進

士能文辭以選為翰林庶吉士寳此書若拱璧然其用心要之不減其尊父也予既悲先生之殁而喜英之能繼述之也故為之題云

題嚴氏族譜後

嚴氏本宗譜一帙上下凡十有八世其十六世孫元晏所修輯也今翰林侍講楊君士竒為序之詳矣翰林庶吉士王君直又俾余識其後余頃自秘閣搜内藏古今典籍見吾泰和郡志數卷亟取閲之知吾邦前世文獻

忠義之偉可仰慕可誇道也及究其子孫之賢不肖克紹其家者又不能不感慨而悲嘆焉於乎盛於前而莫繼於後古今皆然也所謂可仰慕可誇道者嚴氏其一焉嚴氏之先有諱某者仕宋為本邦尹時西境寇竊發來攻城尹教邦人為捍守計城賴以完鄉之故老猶能傳道其事今其譜不載獨畧見於郡志蓋元晏所修譜止及其本宗惜未覩其全也然胡忠簡公銓所為萬頃先生退齋記及挽思晦詩則郡志所載與譜合萬頃即

玄晏十世祖思晦又十世從祖也方忠簡以直言忤奸檜被黜一時故舊皆畏懼無敢往來者獨思晦無所顧且以其子托婿忠簡忠簡挽思晦詩特識其事讀之見古人交義凜然也予自總角與元晏同挾册從鄉先生曾原友授書見元晏之長大篤厚而孝友固已知嚴氏之澤為有繼矣予舅氏御史君以貢舉來京師一女方提孩囑家人曰親表中孰有如元晏謹厚者嚴氏之後必大我且去茍擇婿吾女其必歸嚴氏去今二十年元

晏已有孫森然家益盛而御史君之歿久矣獨念其知元晏不妄如此也於乎吾邦之世家大族如嚴氏者豈少然能有子弟如元晏者幾人盛於前而克繼于後將不在兹乎嚴氏之寖明寖昌吾又有以卜之矣故并書以識之使其子孫讀之有所興起也

題道統圖後

右道統圖聖賢一帙乃僧道應以贄元學士虞公邵庵者又三傳至今謝君惟高首之以夫子而顏曾思孟從

之繼之以濂洛諸賢而紫陽夫子終之嗟乎畫者之意淵矣哉夫作之于百世之上者非夫子無以紹其統求之于百世之下者非紫陽無以折其衷六經述作所以寫其心也是圖之作所以寫其像也其像各不同其心寧有異哉雖然聖賢以道傳而畫者以圖傳圖在是矣道在是乎彼無方所無形像即畫者之筆有所不能寫也謝君篤信而好學接神交心會於此圖之表者則雖予之筆有不能寫也遂書此識之

題厚敬詩卷後

夫敬聖學由之以成其德者修身接物不可頃刻而忘之而豈獨事親之際為然哉然深於情者或簡於文聖人固嘗病夫學者之失也秀才陳仲京於是而用其心焉則事其親者至矣而於其身之修德之進及夫聖學成始成終之要又將日求其説而不止其所至詎可量哉仲京又嘗以善書預選留秘館天下賢士所聚禮樂之府也廣大弘深之論制作淵微之意彌綸張弛之具

日接乎見聞養乎其中者深博乎其外者又廣吾知某之所造就者殆非常人所能及矣登其堂讀其記序文詞因為之言

題松齋處士潛德卷後

余昔假令陽江適金華朱君思全為丞于廣之新會縣新會與陽江接壤聞思全為政闓通而簡易欲一見之未得也久之胥會于新興飲酒樂甚及余來京師又三年思全亦來同與修永樂大典出入秘閣相往還益知

朱君端靜而恭儉其材足以修政而立事意金華多名士故思全得以薰陶其材器如此一日思全過余旅邸示余前太史蘇君伯衡所為其先君松齋處士世與墓銘及學士鮮君縉紳所為表讀之知朱氏先世多貴顯而松齋之恭信足以服鄉閭友悌足以率宗族吾於是乎知思全之賢有以致也思全之從子仲智嘗為吾吉郡守亦廉平有威惠民至今懷之

跋姚通判望雲思親圖

右望雲思親圖者通判吉安府姚君某宦遊于外不能忘其親爲是圖以識其懷者也夫通判君誠於愛其親又能推其愛以及其民故郡之士大夫皆樂通判君能以孝施於治也爲歌咏之夫吉大郡也其民之衆治之之道尤難獨通判君推其心以及其民故其民亦甚愛之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爲民父母而無豈弟之行者焉能使之不薄於己哉吾觀是圖誦諸賢之咏不徒知通判君之賢而又有感夫世之爲民父母者之失其

道也已

書南溪蕭氏族譜圖後

蕭氏五代時有諱球者由金陵徙長沙球生軍巡判官覺馬氏之亂覺徙居吉之永新遷泰和之禾溪子茂貞遷盧源茂貞子漚又遷盧灘漚長子大承事始居南溪自球距今十有六世而居南溪者十一世矣承事五世孫鵬舉始以薦為蘇州府同知歷山東都轉運鹽副使莅官廉潔終身嘗修譜於其先世有以弟後于兄者數

人相循不改君皆舉而正之於乎其為譜如此其行事大槩皆可知矣然自君之殁五年于此矣其弟鵬翔不忍没其凡之善以其譜求翰林學士胡公為之序學士君與運副交厚因序其譜而著其行特備使觀譜者讀其文知運副凡弟之賢而蕭氏之所以為盛者在此而世之為譜妄亂乖謬不知正之反竄竊移易以自誣者可嘆也哉鵬翔以運副君之孫準後其子叔炎學士君又為改準名為封其不忘情於運副也如此因牽聮書

之于以見二人者交道之至也

跋西園翁傳

西園翁居城西予家又在其西柳溪之側有畦數畆松竹雲霞渺然如巖谷之幽此先君畦樂公所以朝夕吟哦放情其中者也翁之園廣不盈畆跨于通衢種蔬藝藥其香郁然行者嘗側足而望其園中盖其所適殆與先君同然也先君喜飲翁亦以酒自縱故二人者常相往來草蹊苔逕見屐齒之迹累累然者非翁即先君也

翁今雖已老猶痛飲豪諠如方壯時獨先君不作矣悲夫翁之學最篤徃年受經於三華蕭先生之門其時予為童子尚未知學也翁以其學教于鄉者幾三十年而予仕於時周行天下列官于朝者亦十有五年矣追念徃事恍如昔者忽得亡友楊之宜所為翁傳讀之益有感焉因書以識其後盖距之宜之殁又一年矣

題冠朝郭氏家錄後

右郭氏家錄一卷凡七首前吏部尚書劉公崧既編錄

而正其乖訛別其篇次又為題識其後公之於此亦勤矣哉盖郭氏自唐汾陽九世至僅與其子之美同登宋景祐二年進士第僅自祠部員外郎卒官贈太常博士之美自屯田員外郎通判定國軍編修國史遷集賢學士以殁其所録者真宗所賜進士詩博士登第後所作七言及仁宗時誥詞之類皆在又有當時所為彦常墓銘一通讀之知其父慶甫當嘉祐初歐陽公知貢舉時登丙科與東坡蘇内翰南豐曾舍人皆為同年其母夫

人陳氏丞相堯叟之孫而彦常娶南豐曾氏即舍人從女也其後慶甫之歿銘其墓者其榜首章衡題其額者坡公而表彦常之墓者又坡公之子邁也當其盛時一門交友姻戚無非顯者即此猶可以見惜文字所載零落者多此特十百中一二耳博士父子事見郡志者與彦常銘又合然自集賢而下譜系散失于後人世次有不能考者此又深可惜也是編僅存於集賢之遠孫存敬存敬歿流落於他姓而其從子以存復得而完輯焉

因暇以求予書於乎宋真仁之盛博士父子遭遇殊常天下之士孰不仰慕而重之如誥詞所謂名冠朝廷者豈虛語哉則其斷編遺墨有足考者在邦人士子所宜愛重詎忍見其泯滅也此尚書公所以拳拳於此而況其後嗣子孫也哉因為之書以存賢而知學觀其用心於此亦可知其為人矣

題湯君如川潛徳堂後

予觀謝太傅稱陸士雲身長九尺吐音如洪鐘未嘗不

悲嘆吾友如川也如川貌魁梧奇偉孝敬而慈愛與人交氣和甚雖浪語諧謔忘懷傾竭而其愛敬於人者常油然也如川殁一時所與交者皆相與為之詞以哀痛悲悼其不幸讀之者如見吾如川盖其交之厚知之深故其言之也無異乎其平生世世之苟富貴無可稱道者或强要文人才子為謬言以欺後世讀之畧不肖似其人甚矣可笑也後之人苟欲知如川者不必親接其顔面讀是盡之矣予與如川别去者十年余来京師之明

年如川由科第選入翰林被遇簡拔恩至隆渥方期顯庸於時以光耀其二親而如川已歿矣既歿而數尺之棺尤不能免竟燬于火於乎世有賢如如川而受禍如此之烈者抑獨何哉夫死生常理君子常修身以俟之其間長短得失何足深較也如川之心志材行見於諸公之作詳矣姑書此以附其後使其二親讀之知如川雖已歿而所託以傳于後者方在此無窮也可無悲也

題劉州判墓銘後

泰和劉君仲啟前吏部尚書槎翁之從子也尚書公雖接物和同而中情極簡重少許可然獨愛仲啟仲啟判陜州時以事逮至京師事不白公即為廷白之仲啟少負奇氣好持弓乘馬嘗羣獵窮山中遇猛虎獨前格殺之心以此自壯既而折節讀書從尚書公及其弟東園先生講學稍就砥礪而其材益振施之於政沛然也然人常稱仲啟在州時一事云州治舊有邵公祠祠有恠嘗夜見女奴四人各麗服持一燭而出云邵公也不敢

近仲啟知其恠從祠旁搜之得二老狐殺之俄又見池蓮色鮮艷殊常即命抉去之池水為之赤恠遂以息蓋州人道其事其家僮輿隷亦云翰林庶吉士余學夔又為之傳甚悉於乎亦異哉春秋左氏所記恠異事甚衆後世未免譏左氏之好恠孔子不語恠豈以其易惑而難知也老子又以謂至治之世其鬼不神然則使前此治陜州者其賢如仲啟恠且不作矣仲啟既甚英偉又得尚書公昆弟振育之其為治必有異績惜州人不之

知獨傳此異事事之異者固足以動人耳目獨不知仲啟于此偶然耳可稱道不在此也仲啟之孫鯉舉于鄉而來示予以山東按察僉事晏彥文先生所為仲啟墓銘讀于此有慨焉因題而識之

題劉公辰宗譜後

北京行部侍郎劉公辰宗譜一帙自公而上至五世祖載而止載以上譜遺失不可知者不强續也載生元發州萬戶府經歷季季生常州萬戶府知事良良生毅賊

將張士誠圍常州時援兵絶不至毅實蠟書浮江間道抵浙江行省求救未及還而城陷城陷時良獨不屈闔門赴水者十餘人良即公之從父也公之尊公某嘗以是語公公亦自能道張士誠之成敗及其從父死時事識其歲月恨其時褒恤之典不及也公為人喜談論慨然甚有志於天下事方太祖高皇帝渡江時公為他將幕府掾屬今皇上即位之明年纂修高皇帝實録公與予實預編集凡當時戰伐克捷之功宿將舊臣有所不

能知與知有不能盡者公一言之聽者如身在其時目覩其事退而考之記注皆合事相越數十年猶强記不忘如此也史書畢拜江西參政既罷歸尋復擢今職然不煩以事蓋皇上欲數知太祖時故事惟公能道之故有是命公在江西為政尤知大體雖老其氣如其壯時今觀公之譜及其行事遭遇乘時與其先世忠節俱顯可謂盛矣予惜其從父之死事不著之於史而公之出處當必有太史氏書之也故著之以係其譜俾藏于家

云

書趙氏族譜後

右天台木菴趙先生季通所修本宗譜自恭肅王元儼至先生凡十有三世恭肅而下至汝屼凡九世其世次詳於宋史宗室系者可參見也九世而下至先生非復宋史之紀特見於所修之譜而其世次猶因其先朝所次之字以為序於所自出之宗則先生尤致其詳者也然見於其譜與載諸史微有不同者先生亦不敢增損

其譜以求其合於史氏所書大抵譜之載相承於先世者未必皆失實而古今史官所紀載其事有詳略亦未必盡得其實也此又先生修譜之微意焉先生篤厚而有文學始自永豐縣令改國子博士明年遷司業又二年改北京國子司業陞趙王府左長史其時臨川董公子莊亦自北京國子司業陞為右長史自二公之去太學久矣而語司業之賢者必以二公並稱之及其為長史也士大夫又以謂極一時之選他莫之及其可敬也

夫趙氏之後何其盛也因先生求予書其譜故并及之

跋胡氏族譜後

戶科都給事中胡君濚與予俱以扈從還自北京因暇日出其先世族譜一卷屬予題之按胡氏之先世本南昌人有諱特者贈太傅岐國公避五季之亂因徙于晋寧後三世曰宿事宋仁宗英宗累官樞密院副使其勳業著在史冊自是而後若尚書右丞宗愈轉運副使宗哲端明殿學士世將登兩府列侍從者蓋嘗接迹于時

其諱中立為常州置制使者則今給事君之五世祖也於乎亦何其盛耶給事君為人温靜而愼密朝夕侍上左右承眷注尤厚盖其先世所積者深故其澤及於後者遠也夫譜牒所以紀先世以詔夫後之人也使其先世烜赫盛大之積足以垂之無窮而子孫乃不能修其行以承其緒則未有不泯滅廢墜於世而莫之自見可嘆息也因觀胡氏之譜知給事君之賢竊為之喜而又以知夫盛德達才之士薫陶涵育以至於成者未必不

由于世家慶澤之積有以致然也

書為善堂卷後

同安宿松詹子淵氏構堂小孤山之麓而名之曰為善

永樂癸巳秋予上京師舟行留宿山下遇子淵而愛其名堂之善也因告之曰人之欲為善如農之種穀擇嘉種而播之猶不免稂莠之生而今之種之者稂莠也欲望其實之為嘉種可得乎人之不為善而欲祈夫善之報也決無之理也子淵誠於為善者而其堂特勝蓋自

大江之流過九江合南韶西蜀鄱陽洞庭之水以斂于一壑而小孤之峯岌然獨當其衝雲霞之飛盪蛟鼉魚龍之出沒變怪恍惚之狀見者為之動心駭目子淵于是朝夕覽望亦足以自快矣名堂之善而兼得其勝故予告之以為善之說而且道其勝者所以識子之遊于子淵之堂而兩得之焉

跋篆書千文後

今之篆書大率本秦人小篆也始皇初併天下命李斯

為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而取史籕之大篆者省改焉故其字差少多假借以通其用漢許慎之為說文本之此也然孔子之書六經左氏之述春秋傳皆以古文本之倉頡以來文武周公之舊故其字未嘗簡於乎不本之六經之備而專從秦之省改斯無足怪者許氏之為說文本之斯之省改而不知有文武周公孔子六經之舊抑又何也幸而六經之存自可考見而彼之所省者無害於經之全也學古之士其尚考之于此乎抑有能

擴而充之以臻極其體用之全者乎吾同里生劉彔喜攻篆書吾愛之為求中書舍人陳公登所書千文俾以為法因又告之以此雖然三代之典章文物湮滅於秦而不可復見者多矣又豈獨書之一事而已哉

題脊令圖

近時有邊文進者善畫翎毛為翰林周編修孟簡寫鶺鴒圖極佳凡畫羽蟲要在飛鳴有意而於鶺鴒又必有急難關心之態盖又在飛鳴形似之外也邊公作此筆

法似亦跡略而細觀其意度殆非草草畫者可及豈歐陽公所謂忘形得意者耶於予誦華蕚之詩而又觀之於此真能使人動念可喜也哉孟簡屬予題爲書此以識其後

題蕭子喬行卷

昔東坡以燈照壁自寫以問人識與不識皆知其爲東坡予嘗於此而疑之彼嘗識東坡者固知其東坡也設未之識何從而知之然又以謂如東坡英偉豪宕之氣

固何待審其眉目之似而後得之耶予喬善寫真其来京師所過無貴賤老少凡道人緇客書生小子之形狀所寫輒似試為予寫小影予不能知其似與否以問人或平生之容顧瞥視而莫究或偶然過者一見而即知其為予予不知其為何說也因仰而思之豈翫而究者即其形之似彼倏而是者固亦得其神之妙耶形不可不似神在似與不似之間尤難能者而予喬能之矣其為技豈不良也哉予將屬予喬寫林壑之幽趣貌煙雲

之遐蹤于其還也書此以贈之而遲其重來也

題宋理宗墨迹

右光風霽月之語宋太史黄山谷以稱道周濂溪先生者理宗於萬幾之暇操弄翰墨遂輒及此其尊隆道學拳拳之意于此槩可想見惜其後委任權奸國事日以不振良可嘆息夫尊崇聖學莫如理宗而用人一失宋之弱滋甚焉得失之際可以觀矣

書袁鏞死節傳

士君子于死生之際忠義所激非必有民社之寄惟其理之當而已茍得其當雖閭巷韋布之士其志節之高有足尚者視彼高爵重位一旦臨害反洟涩低徊偷生以自全者其相去得失豈不遠矣哉宋之士有曰袁鏞天與者四明人也徒以一進士當德祐丙子之際國事已去傍徨無所歸適元兵壓其境遂以其友治海制置趙孟傳之命慨然往陳大義竟不屈慢罵死烈火中於乎天與之死可謂得其當矣當宋之亡死節之臣率多

光明偉傑而天與有足異者非食焉不避其難者之比也至舉家十七人者聞之亦皆赴水以死惟恐辱其身以負於鏞則尤為難焉天與既死惟存一幼子澤民澤民之孫珙以忠亮受知聖上為太常寺丞以歿珙之子忠徹今仕為中書舍人一門之間父子俱荣天之報施于袁氏者可謂不薄矣讀其傳而異之因為書

書楊處士墓銘後

夫為君子者惟其心之仁而已其心仁焉則自其身行

于家推之鄉黨以及夫鳥獸草木無不蒙其澤者苟其心非仁則自家至于鄉黨被其病者有之矣欲望其有以及物何可得予觀建寧楊處士平生急義好施所以及人者自宗族至于鄉黨不可勝數至於戒無毒谿黷雛鷇戒當春毋燔山林之類其及物者又無不曲盡謂非其心之仁可乎至以片言止暴掠活城中老壯幼萬口則其為澤又大矣夫布衣之士存心嘗患其施之狹也而處士所為有如此者使有爵位民社之寄其所至

當何如也處士之配曰阮氏御家尤有法令其孫榮列職禁林兼侍青宫寅恭小心鮮有其比其所至葢未可量者傳曰仁者必有後豈不信哉因讀諸公所為處士及其配銘誌行述竊有慕焉遂為之書

題龎氏譜後

右吉水龎君文遠所修族譜一卷著自六世祖叔達而下其上有不可考者則缺焉又其先世有以季父為之子者皆舉而正之文遠可謂得修譜之法矣夫譜所以

明吾所自出也或有所脱寧缺之為愈而世俗往往牽合附會强承他胄以自絶其先至于尊卑之次人倫之大反畧而不顧有如文遠所為其過于人豈不遠矣哉龎氏先世最盛今文遠從子明叙又以善書仕為中書舍人其為人循循雅飭明叙予所知者其未知者蓋多也夫盛于前者嘗患其不繼于後龎氏積百數十年益盛不替如此豈非其先世所積之厚者致然哉宜其譜之修有不緩也譜成明叙攜至京師余觀之因書此以

識其後

跋唐詩後

唐諸家之詩自襄城楊伯謙所選外幾廢不見于世雖予亦以為伯謙擇之精矣其餘雖不見無傷也然而學詩者於名家之作固當觀其全也況夫珠璧之產汰棄瑕疵之餘精英奇絶之未泯尚有足愛而不忍棄者讀者要知所擇可也是編予得之翰林侍講鄒君仲熙及修撰王君行儉二君之收緝勤矣惜其於五六言古體

猶未暇及之也予既抄録為卷遂書以識其後

跋陰何詩後

右陰常侍鏗何水曹遜二家詩共若干首予既録為一帙又宋秘校黄君伯思所為水部跋尾一首録附其後觀跋尾所稱二家詩初尚多即今所録十失其八九所存者特零落之餘而世又少得其本亦可惜也夫詩之變至二家詞益綺麗而格調之卑弱亦極矣故選古者於此輒棄而不録非無意也雖然唐之始音實權輿於

此故以李杜之豪亦愛賞稱慕之不置其語至往往有甚相似者則又何可以其卑弱之極而遂少之耶特其音調于古則已遠于唐又未盡純此所以為二家之作也近時蓋有慕而效之者因擇其所作之似者得若干首附其後亦足以見作者之用心也

跋柴宗禮傳後

右前史官蘇公伯衡所為柴宗禮傳稱宗禮葬其死友金觀而下三喪予讀之慨然嘆曰宗禮誠篤于友道者

哉夫君子之行無小大在合于義而已義之所在雖小可卜知其大雖千駟萬鍾之重殺身成仁之難皆可以類推見何則其心志固篤於此矣特所因而發者不在此耳自宗禮之所為葬死友一事非甚高難行之道也然其心可謂急于為義者矣推此以求之天下之事苟有大于此者誠得如宗禮者而為之無難矣況宗禮之廉節善行多可稱道使得馳騁於當時將見其雄名偉節垂於後世而無窮惜乎其止於斯也然吾觀古之君

子豈必盡馳騁於時後著之于不朽耶世之觀人者往往駭其非常於其常者每忽而不察如宗禮之事是已是又可慨也故為之書宗禮有子某仕于朝以兵部武選員外郎擢拜江西叅議聲甚著今復入為兵部職方郎中云

跋壽樂堂詩卷後

南豐李君宗桓母夫人年八十既壽考康彊而宗桓日致其養豐潔鮮好極一時之旨甘且構堂以居而名之

曰壽樂衆皆為歌詩以美之宗桓求予一言夫人之有親如宗桓者不少也求其養能如宗桓者千百中一二耳宗桓為陽江縣丞其為政開敏通達凡臨乎其上者皆稱道之盖宗桓能顯榮其身而及其親之恩也庶幾乎其以志為養者哉宜乎諸君子歌咏頌禱于其堂之作也予嘗為令陽江與宗桓為同官書以識之

書胡學士扈從記後

扈從記者今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胡公從皇上

幸北京在道時之所記也自二月壬午至三月庚午蹕屬車行殿之際而無時不在上之左右者盖公以篤學純誠簡在聖衷凡一時聖謨睿斷經營圖治之深意公卿大臣未喻而難言者公皆預承其論議而未嘗以言于人人亦不得而聞也意其所記者在此及觀之則皆山川道途耳目見聞所及以至起居食息細故之小事豈公平時所不言者于此亦有不書耶將書之而于義有不可者乎夫古者史載筆士載言彼誠有所書所以

傳之無窮也然史之所記者士有所不得預士之所書者史有所未暇也獨公於今以文章顯名當世遭遇殊常遂得兼斯二者而于朝廷之盛美閎休揚厲鋪張見之記注形之歌詠足以垂示萬世而傳無窮于士于史之所職業可謂兩盡之矣則又因其餘暇自其躬之所處行止作輟之間以至交友同遊清論雅謔之相接皆備書詳述而無有所遺焉于此見公雖平居宴閒情放意適之頃而所以酧酢委曲之際皆坦然可書以示人

而非若他人閒居之所為者輒無足道求其可書以示人者無有也吁此公之所以不可及而上之待公之厚者其有以哉

題葛氏族譜後

廬陵當宋崇寧間葛文康公為州教授于時從公學者三百人翕然多為世名儒及公之去累官為中書舍人兼給事中以國子祭酒致仕而歿既而廬陵之士相與為祠以祀公之像與歐陽文忠公楊忠襄公舍人王公

並號四賢而胡忠簡公實為之記葢其時距公之去州學者已六十年矣其後終宋之亡廬陵忠節疊興祀于鄉校者名與霄壤並而公亦貌似如故歲時奠薦罔有怠忽雖士之祭其先師在禮有當然者要之公之教在人心者有不可忘故也去今三百餘年公之十一世孫太常寺丞清隱以其譜屬予題之予念常拜公之像于鄉校讀忠簡之記而景仰其烈令又與太常君以鄉邦之好並仕于朝觀其譜知其子孫衆多而賢其敢不起

敬也哉因書以識之

題薛節婦傳後

予讀翰林編修鄭君好義所為寧海薛節婦傳而嗟夫今之世閨門女婦之行有合于古之道者庶幾其有警于世也盖節婦年未三十而夫亡卒能守節誓死不二於乎此共姜氏栢舟之詩所以見録于聖人而垂戒于無窮也彼徒一女婦耳若夫傑然忠烈之士世豈無之苟有以著之皆有以警于世也

題高閑雲集後

右高閑雲集一卷詩凡若干首𡊮京國子司業董君子莊之尊父養性先生之遺作也先生處乎山林生平無一物汩乎其中故其見于詩者油然䁥出乎萬類而不可及也於乎先生之不作久矣讀其詩可想見其襟度其亦善于道其性情者哉先儒以謂人養得至情之極則百慮自然精明先生盖養之以情者也茍知先生之所養則其不可及者豈獨詩之一事也哉

瓊林萬玉圖引

蔡君學淵為秀才陳仲京寫瓊林萬玉圖筆意精雅京師見盡如渭川千畝使人塵慮頓消失然學淵與仲京嘗預修書秘府從多士雍容玉堂之署光華而顯榮此圖之作其意有在哉仲京予同里年少有美質其進于學者未艾風霜勁節上干霄漢他日予當見之其勉之也

題香山九老圖後

嘗觀南華生之言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也又曰無為則俞俞俞俞則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之香山九老者果皆俞俞者耶九老之最高者元爽也其差少者樂天也樂天宦遊三十載退居于洛合九老而為尚齒會洛陽為天下之巨麗而九老極一時之風流石樓香山之間龍門八節灘之上少微之星煜煜垂芒而衣冠皓偉賔遊雜遝酣嬉淋漓或弄琴操秋思之商聲或喚家僮奏霓裳之法部或命小妓歌

楊柳之新詞興盡而止兀兀然舉天下之得失曽足以累其心其視劉伯倫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遊醉鄉而不返者又安能彷彿其樂之涯涘哉信所謂俞俞者也雖然人徒知九老之既老而不知九老于未老之時也知九老之甚樂而不知九老深憂之未嘗忘也當是時唐綱解紐藩鎮跋扈奄竪弄威搢紳為之斥逐雖有裴晉公以身繫國家安危咼亦得以少吐胷中不平之氣耶於是九老者歲月坐成晚矣自托于流連放棄之間

者豈其心哉固不已而强自寛也况洛陽天下之中四方用武所必爭之地一有不幸如前日之安史者則臺榭苑囿之勝鞠為茂草矣果可以保其樂乎吾知九老雖衰未必不念及爾也不然年九十之尚父猶思經綸於周室年八十之綺皓且定儲皇于漢家九老雖衰果可無意于世事乎然則九老之俞俞乃所謂感感也愚故表而出之使世之志于事君者無自託于九老九老非得已焉但九老中有僧如滿者令亡之疑為弘文館

諸翁而逸其半未知是否中書舍人解縉既序其端而給事中王子誠屬予序其後如此云

梁用之墓碣銘

永樂十五年車駕廵狩北京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凡南方庶務惟文武除拜四夷朝獻邊警調發上請行在若祭祀賞罰一切之務有司具成式啓聞施行事竟則所司具本末奏達而已上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嬖倖飾詐為間一二讒人助于

外于是禁近臣侍監國者惴惴苟活朝暮間賴上明聖終保全無事小人之計不能行然其意不已也會南京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令旨謫交阯數日念其軍功貸之召還有言于上曰上所謫罪人皇太子曲宥之矣遂殺陳千戶事連贊善梁潛司諫周冕既逮至上親問之潛等具實對上顧翰林學士楊榮等曰事固無預潛他日又諭禮部尚書呂震曰事亦豈得由潛然猶未悉陳千戶非出上命謫之也兩人者皆未釋有毀冕者

數言其佻薄放恣不可用遂併潛皆死非命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也士君子聞潛死皆嗟惋悼惜又相與出資收殯之文明門外其妻時隨在汴京慟夫非命哀毁不食數日亦死明年其家始啟殯歸而合葬于泰和縣北下龍門仰天湖之原梁氏其先家長沙唐有進士曰震徙荆南又七世曰勝用仕南唐為徵事郎徙令泰和又十世贈知吉州曰逢吉二子皆仕宋伯君崇累官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鳳翔府仲君傑累官同知

黄州府入為翰林院編修官君崇五世孫蕃景定三年進士太常博士知宣州改撫州生才可才可生彥卿彥卿生不移娶陳氏元潮州儒學教授以道之孫生男子二人長即潛次混潛字用之自㓜好學警敏嶷然有鉅人志嘗受經于鄉先生王子啓及舅氏陳仲速入則浸漬不移先生之教父子兄弟討論切劘無虛日故所得卒出其同輩用之甫弱冠其文論議已馳騁頡頏諸先輩洪武丙子選鄉試明年授四川蒼谿縣學訓導蒼溪

僻逺過使客終歲無幾人而山水可適其學者前此未嘗遇明師用之樂得其地旦暮坐講席開諭辨析必盡其說諸生皆忻忻有嚮進意稍暇獨行清流茂樹間吟咏自得又明年用薦除廣東四會知縣授承事郎推誠愛民剗宿弊崇寛政臨之以平易導之以禮讓致勤撫字稍暇輒就學舍親授業諸生歲餘民咸悅服而爭訟息學校興流徙来歸以累千計縣有瀧橋河世傳吏有廉平之政即河水清自用之至訖其去河水澄潔可鑑

又明年改陽江又改陽春治之一如所以治四會者而
陽春猺獠環處稍不得所欲即獸怒跳踉不可制用之
待之如子而不拘于法亦皆盡誠事縣令如父敬恭命
令惟恐不及所歴之處將去人皆遮道留之不得至有
流涕者永樂元年召修太祖皇帝實録書成陞翰林修
撰授承務郎賜白金五十兩織金衣一襲文幣四表裏
五年命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贊善進儒林郎時修永樂
大典召至四方儒學老成充纂修及繕寫之士幾三千

人人衆事殷特命太子少師姚廣孝禮部尚書鄭賜總之已而賜卒命禮部翰林院就本院推舉才學服衆者代賜遂舉用之用之方公明决莅事有程而惰慢放肆者有不樂之相與誣其過于上上問具對云云上曰梁潛言是遂抵造誣者罪于時以文事裨益皇太子尤為所重上幸北京驛召赴行在八年南還十一年復扈從北京十三年考禮部會試十四年南還陞侍讀明年復扈從北狩將發親擇侍從監國之臣時翰林獨留學士楊士

奇特詔尚書夏原吉吕震方賓舉一人副之遂以命用之其在皇太子前累累進善言皆見嘉納而寵以賜賚是年考應天府鄉試蓋明年及于禍矣嗚呼用之闓爽弘毅耿介自執其智足以燭幾其德足以及物其才足以興理其自任之重不肯下古人凡士君子哀而惜之夫豈以私用之也哉用之之學通諸經尤長于詩易自十五六已用意周程朱張之書壯而益探其微為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閒出莊騷為奇務去

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有史論若干篇碑
傳記序銘頌賛述若干篇五七言古近體詩若干篇皆
可傳後與人交藹然有相輔之義人有過而誚之不為
依阿取容及其能改懽好如初焉用之死時年五十有
三娶楊氏子男四果棨楫榆皆知務學果棨皆舉鄉貢
未升二女長嫁袁俊次嫁進士劉準孫男幾某某皆秀
朗可望造物者殆以是報之歟梁楊世婚姻家余長用
之一歲少學同業壯而仕于朝同官知用之孰有深于

余哉故其葬也宜余銘而余銘之亦豈出乎其私哉銘曰梗楠之蒼蒼可車可梁靈芝之煌煌瑞世之章曷其舉之又中毀之夫毀于琢曷全于璞理有瞢瞢為善罔祐顔短跖長從古則有從古則有善者徒傷尚有傳者其永不亡榮禄大夫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大學士楊士奇撰

泊菴集卷十六